



張公居正傳

王世貞

張居正字時大湖廣之江陵人也少穎敏絕倫十五  
爲諸生眇小而是時尚書顧璘撫楚行部而試其文  
奇之已得召見復大奇之曰此兒國器也遺以金錢  
爲膏油費明年舉于鄉謁謝璘解所繫犀帶以贈而  
曰爲若異時圍腰飾然當且玉不足久溷也自是又  
六年而登進士高第改翰林院庶吉士是時爲嘉靖  
之丁未戊申間諸進士多談詩爲古文以西京開元  
相砥礪而居正獨夷然不屑也與人多默默潛求國  
家典故與政務之要切者衷之而時時稱老易以爲

能得其用諸老先生如徐階輩皆器重其人相推許  
遂得授編修尋以妻喪請急歸亡何還職居正爲人  
頎面秀眉目美鬚鬚幾至腹沉深有城府莫能測也  
時嚴嵩爲首輔而忌徐階諸善階者皆避匿而居正  
行意自如嘗考會試而其門生自喜客于嵩能得嵩  
意居正衆斥之曰李樹不代桃僵耶亟去毋辱吾門  
衆少莊憚之而有天幸毋爲嵩耳目者嵩顧亦稱居  
正久之遷右春坊右中允領國子司業事居正待諸  
生嚴亡所寬假而獨與祭酒高拱善相期以相業尋  
還理坊事遂以選侍 裕邸講讀王頗賢之邸中中

貴人亦無不賢居正者而李芳數從問書義頗及天  
下事尋進右諭德兼侍讀預校永樂大典復預修興  
都志始解裕邸講進翰林院侍讀學士領院事時階  
代嚴嵩首輔盡以志事委居正而其所具藁草輒爲  
輔臣袁煒所削及煒卒階乃復從居正草進於上  
中外目屬居正謂必大用矣 世宗崩階草遺詔頗  
引以共謀居正尋遷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月  
餘與裕邸故講臣陳以勤俱入閣而居正爲吏部左  
侍郎兼東閣大學士尋充 世宗實錄總裁經筵開  
爲同知經筵事至秋進禮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



亡何加少保兼太子太保去學士之五品僅歲餘而  
至一品其登進之速雖張桂不能過也時年僅四十  
三當居正之進閣閣臣凡七人徐階最爲老宿與李  
春芳皆好折節禮士郭朴陳以勤皆重厚長者獨高  
拱狠躁而以不得志於言路稍緦尋引去居正最後  
拜獨謂輔相體當尊重於朝堂倨見九卿他亦無所  
延納而間出一語輒中的人以是愈畏憚之重于他  
相矣徐階旣去位而春芳代居正意狎視之以爲不  
足與有爲而大學士趙貞吉入其位居居正下然自  
負長輩而材間呼居正張子有所語朝事則曰唉非  
而少年輩所解居正內恨不復荅而與中貴人李芳  
輩謀召用高拱俾領吏部計以扼貞吉而奪春芳政  
拱至益與居正善當是時 天子頗好游而重武居  
正上疏言六事其一曰簡議論謂 朝廷之間議論  
太多或一事而甲可乙否或一人而朝由暮跖或前  
後背馳或毀譽矛盾是非淆乎唇吻用舍決於愛憎  
政多紛更事鮮統紀大抵事無全利亦無全害有所  
長亦有所短要在權利害之多寡酌長短之輕重斷  
而行之信而任之 二曰振紀綱謂近年以來紀綱  
不肅法度不行上下務爲姑息百事悉從委徇以模



稜兩可爲調停以委曲遷就爲善處刑法之加惟在  
微賤庶人之議反重 朝廷賈誼所謂跋盭者欲  
上攬乾綱張紀瀆法所當加雖貴近不宥事有所枉  
雖疎賤必伸 三曰重詔令謂 天子之號令譬之  
雷霆若風不能動而霆不能擊則乾坤之用息造化  
之機滯欲部院覆奏數日卽報不得諉之撫按行撫  
按議處者嚴立期限不得延緩停閣 四曰覈名實  
謂今用人者稱人之才不必試以事任之以事不必  
考其成至於僨事之時又未必明正其罪惟魯少文  
者無用而見譏大言無當者虛聲而竊譽倜儻伉直  
者忤時而難合脂韋逢迎者巧宦而易容或以卑微  
見忽或以名高見崇或用一善而借資終身或因一  
疵而取病衆口官不久任事不責成更調太繁遷轉  
太驟資格太拘毀譽太易欲以嚴考課審名實責之  
吏部官各久任毋遽遷轉 五曰固邦本謂近以蠲  
賦至半國用不足邊費重大內帑空乏分道檢括庫  
藏盡掃以致水旱災傷坐視而不能賑用兵供餉百  
出而不能支欲 上停免一切不急工程無益徵辦  
精擇守令講求出納其分道之使一切取回 六曰  
飭武備則欲 上修 祖宗大閱故事張皇六師躬



賜校肄旌別技勇汰易老弱疏上褒諭下部院議行於是各推演疏指事別爲演多至十餘條以媚居正而所謂大閱者 上意果爲動令所司擇日行矣大閱費不訾時方詘而給事中駱問禮頗言其非急居正亦覺之乃復上疏請停止 上不允居正以善筆札諸公有密勿疏草多委之如救給事中石星御史詹仰庇停取戶部金三十萬請 皇太子出閣講學其草皆自居正而同列李春芳陳以勤趙貞吉殷士儋之見逐雖發之自高拱而其機皆出居正居正故所獨厚者司禮中貴李芳一日言官有忤 旨而當

懲者春芳顧而曰當何處居正遽曰不過示責而貸之耳春芳具如居正語而俄頃居正以片紙使小吏投芳曰此人狂妄卽 上貸之恐有繼言者須謫罰而後可芳請於 上改停三月俸而春芳後訶得之心恨居正而不敢發尋李芳以強諫失 上意秋錮之獄而居正小屈後諸公去且盡獨居正與高拱在兩人相得益密會北虜請入貢通互市亦推居正贊之初以滿三載加柱國進太子太傅再六年滿加少傅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兼支大學士俸遼東戰功加太子太師和市成加少師餘如故響者少師



階居正故受業知己也其去由張齊之爲拱而修伎  
然居正實言之李芳謂階久倦宦以是亟報許旣許  
而心愧之階旣去然約束其三子事居正謹而拱銜  
階甚必欲殺之嗾言路追論階不已而使其所讐誣  
飾其諸子罪下撫按置獄事益急階求救于居正居  
正從容爲拱言階一旦叵測公負薄舊僚名拱稍心  
動而居正頗復爲撫按居間業稍緩而拱之容乃構  
于拱謂居正納階子三萬金賄不足信也拱無子而  
心正多子一日戲謂居正造物者胡不均而公獨多  
子也居正曰多子多費甚爲衣食憂拱忽正色曰公

有徐氏三萬金何憂衣食也居正色變指天而誓  
甚苦拱徐曰外人言之我何知以故兩自疑而拱之  
客謂間可乘也日稍稍以居正過聞拱而都給事中  
宋之韓遂具疏且論居正草成而居正知之走見拱  
而盛氣言曰公不念香火盟而忍逐我耶拱錯愕出  
不意曰誰敢論公者居正曰公之門人宋之韓已具  
草矣拱曰亟呼而止之居正曰公發之安能止之拱  
曰請出之外以明我心晨入部以某省叅政補之韓  
而其疑居正益甚拱又前後薦其所善中貴人陳洪  
孟冲柄司禮而抑馮保時尚寶卿劉奮庸疏擿時政



數事語侵拱而給事中曹大埜則極論拱諸大罪居  
正爲擬 旨謫大埜于外奮庸亦坐謫或云居正實  
使之或云獨大埜受之馮保莫能明也 上一日甫  
視朝忽馳而下且躡于陛間第云國有長君社稷之  
福語且不了了居正與拱趨而掖之起還宮卽不豫  
者月餘矣羣臣日詣 闕問安 上方卧蹶然與肩  
輿至內閣居正與拱驚出俯伏 上携之起而持拱  
臂仰天氣逆結久之始云 祖宗法壞且盡柰何亦  
復不了了而持拱袂步且至乾清宮門始復謂第還  
閣別有諭明日寂然而居正察知 上色若黃葉而

肯立神朽慮有叵測爲處分十餘條札而封之使小  
吏持以投馮保卽有報拱者急使吏跡之則已入矣  
拱亦不知爲何語第恚甚至閣面詰居正曰昨密封  
之謂何天下事不以屬我曹而屬之內豈何也居正  
面發赤不能荅乾笑而已徐而曰吾日與飲食通公  
安能一切瞰我拱淺謂實然不復置臆而 上崩拱  
與居正懽然具 遺詔草拱復自具草以聞凡數事  
皆欲斂司禮權歸內閣馮保聞之意不善也 上方  
諒閣拱有請必報可以爲能得 上心而嗾所善言  
官四五人列疏論保謂必下拱卽擬 旨逐之而使



其心腹韓楫報居正行且建不世功與公共之居正  
陽笑曰去此閹若腐鼠耳卽功胡不世也而陰使人  
馳報保得預爲備而逐拱居正旣代拱首卽請還楊  
博吏部頃之 上御平臺召居正而諭曰 父皇昔  
在御日嘗一再聆德音謂先生忠而高拱邪先生幸  
自愛悉心見輔因賜居正金幣及繡蟒斗牛服居正  
頓首泣謝謂今 國家要務惟在遵守 祖宗舊制  
不必紛紛更改至於講學親賢愛民節用又君道所  
先乞 聖明留意 上曰善亡何復賜居正白玉帶  
自是賜賚繁渥無虛日矣時 上幼冲虛已委居正

居正旣得國亦慨然以天下爲己任中外想望丰采  
旣已大計廷臣於拱私黨多所屏斥而他不職者亦  
稱是復具 詔草請於 上召羣臣廷飭之謂近歲  
以來士習澆漓官箴利缺鑽窺竇隙巧媒躡取鼓煽  
朋黨公事擠排詆老成廉退爲無用誇讒佞便捷爲  
有才愛惡橫生恩讐交錯遂使 朝廷威福之柄徒  
爲人臣酬報之資是用去其太甚薄示懲戒餘皆曲  
賜矜原與之更始書不云乎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  
黨無偏王道平平朕方嘉與臣民會歸皇極諸臣亦  
宜痛湔宿垢共襄王道自今以後其尚精白乃心恪



恭乃職毋懷私以罔上毋持祿以養交毋依阿澳忍  
以隨時毋嗜沓翕訾以亂政任輔弼者毋昵淫朋以  
塞公正之路典銓衡者毋作好惡以開邪枉之門有  
宮守者宜分猷念以濟艱難有言責者宜竭讜直以  
資聽納大臣當崇養德望有正色立朝之風小臣當  
砥礪廉隅有退食自公之節若或沉溺故常堅守途  
轍以 朝廷爲必可背以法紀爲必可干則 祖宗  
憲典甚嚴朕不敢赦 詔下百僚頗惕然而時  
上當尊崇 兩宮故事 天子非適生而尊皇后稱  
皇太后若生母亦稱 皇太后則別徽號乎 皇

后以別之馮保欲媚 上生母李貴妃乃風居正以  
並尊居正不敢違於是下議尊 皇后曰仁聖皇太  
后 皇貴妃曰慈聖皇太后而 兩宮不復別矣  
慈聖徙居乾清宮撫視 上主持國秉而倚馮保爲  
重又與保俱德居正中外大柄悉以委之而居正亦  
自淬勵亡所受徇經筵開爲知經筵事修 世廟實  
錄爲總裁尋加左柱國進兼中極殿大學士予一子  
尚寶司丞上疏三辭不許而賜白金百兩文幣四有  
副繡蟒衣一襲復力辭前命乃許之下 璽書褒諭  
以風示百僚居正之爲政大約以尊 主權課吏實



信賞罰一號令萬里之外朝下而夕奉行如疾雷迅風無所不披靡乃媮快於志居恒謂高皇帝真得聖之威者也世宗能識其意是以高臥法宮之中朝委裘而天下不亂以太阿不下授也今上世宗孫也柰何不使之法祖時黔國公朝弼數犯法當逮而朝議皆難之以爲朝弼綱紀之卒且萬人不易逮逮恐失諸夷心居正擢用其子而馳單使縛之卒不敢動既至請于上貸其死而錮之南京人以爲快漕河通居正以歲賦往往迂緩逾春而後發卽水橫溢非決則涸乃采漕臣議督艘卒以孟冬月

兌運及歲初而畢發發少羅水患其始農頗不便之久而習以爲常太倉粟至支十年歲與虜互市饒焉則減太僕種馬而多令民以其價納民既樂于不擾價以時上太僕金亦積至四百餘萬又爲考成法以責吏治前是六部都察院有覆奏而行撫按勘者度事之不易行或有所按覈或兩訐當質成者其人各以私軋則稽故之至數十年而不決遂廢寢居正下所司以大小緩急爲期限行之誤者抵罪自是一切不敢飾非政體稍肅而漸有不便於居正者矣尋以六載滿加特進中極殿大學士賜白金綵繡寶鈔羊



廣得中式懋修僅能成文蓋主司有庇之者人以爲  
居正不與也而至會試不第居正斷斷修怨其主者  
人漸識其意而是時吏部尚書楊博病免當代廷議  
以左都御史葛守禮工部尚書朱衡南京工部尚書  
張瀚推衡自謂官宮保當前敘而又素善事居正頗  
以驕于公卿間居正聞而厭之然亦惡守禮戇不能  
骫骳如意故特拔用瀚瀚資望最凡薄其預推也衆  
固已怪之自是忽見拔舉朝大駭益相率趣事居正  
矣始內閣臣高儀不久卒居正以呂調陽弱薦代之

調陽與居正行同而年差長然秩尚卑居正引之數  
加恩至保傅調陽雖不敢有所持諍然內不甚附之  
居正事取獨斷亦不復諮訪嘗病假一日而遽入取  
調陽擬旨皆更定曰如此何以示遠近部院大臣  
緣居正指益易調陽甚或故抑絀其鄉人及親厚者  
以見公調陽惟仰屋歎詫而已上以師臣待居止  
凡所下御札皆不名稱先生或稱元輔有二白燕育  
于翰林院白蓮雙蒂者三居正以爲瑞進之上不  
自居歸德于居正而居正父母皆老壽無恙上嘗  
出蟒繡金髻裝重綵以手書慰諭賜馬居正故宴無



居第乃大治第於江陵城使緹騎百夫長龐某者假  
干陬 顯陵之便而爲督治舍宇甫建而馮保言于  
上名其堂曰純忠左曰社稷之臣右曰股肱之佐  
名其樓曰捧日又爲儷語以正氣萬世休光百年美  
之皆御筆大書而出內帑白金千兩爲貲費於是全  
楚之臺使者監司郡守皆有賄已環楚而爲臺使者  
監司亦如之凡三載而就費直將二十萬自居正帑  
者不能十之一矣留都之小閹醉辱一給事中其長  
已執而榜笞數日且請 旨繫治矣而它給事中爭  
上疏請究闡其語激居正取其尤激者趙參魯謫之

外而謂其欺幼主不道意以悅馮保也保故以德居  
正居正稍稍說其裁抑中貴人毋與六曹事毋輕銜  
命出使而即使緹騎尾而陰訶其短惴惴畢事幸不  
見擿罰以是怨居正而不歸心保居正念御史在外  
驕往往凌撫臣出其上痛欲折之一事小不合詬責  
隨下又勅其長加考察以故御史給事雖畏居正然  
中多不平而伉勁喜事者出南京戶科給事中余懋  
學疏請行寬大之政居正以爲風已奪其職爲庶人  
而御史傅應楨繼言之尤切然不敢有所侵于居正  
也居正以經筵進講畢訴于 上謂此曹子欲市



國恩收召朋黨以便姦縱私至下錦衣逮杖而戍之濱海給事中徐貞明等坐就獄視且橐餽亦逮謫外御史劉臺居正所取士也由刑部郎改居正擬以爲德而臺居正頗近數刺得其陰事而惡之俄出按遼東遼東捷御史不當報而臺誤報居正以故事裁斥臺臺益惡居正且分不得免遂抗章極論其黷橫十餘事居正怒甚見上俯伏而泣不肯起上爲下御坐以手掖之而曰先生起吾爲逮臺竟其獄以慰先生臺至下詔獄上命內閣焚之百而遠戍之時物議頗鬻剝居正不自安乃陽具疏爲解得不杖而奪

職還里客有賀居正者曰公真宰相度哉居正感額曰不過宋宰相事耳古人殆不然益以輕處爲未嫌也亡何吏部左侍郎翰林院學士掌詹事張四維進禮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入內閣故事入內閣者曰同某人等辦事至是直曰隨着元輔居正等辦事不欲夷之僚佐也于是四維恂恂若屬吏矣張四維字子維山西平陽之蒲州人少于居正一歲舉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授編修以久次爲右春坊右中允充經筵日講進右諭德兼侍讀四維北人粗讀書自負能文章而實少所通會頗有幹用才於尚書博爲鄉



後進而尚書王崇古其舅也二人皆久任邊事以故  
四維亦頗習之最爲輔臣高拱所器重遂超爲翰林  
院學士復超爲吏部右侍郎兼學士如故轉左侍郎  
崇古時總督宣大俺荅求入貢互市崇古以請于拱  
而四維交關其間事頗有緒拱益器之而是時殷士  
儋長吏部加太子太保矣又 上裕邸時與拱先後  
講臣也而拱欲拔四維前士儋而入閣士儋不獲已  
則以中貴人陳洪援取中旨得大拜以是心怨拱而  
忌四維四維猶干進不已其父監鹽長蘆累貲數十  
百萬而崇古鹽在河東相與擅二方利按河東者御  
史郅永春怒二家之橫上疏論劾崇古四維 詔勿

論而士儋謂四維有說可傾也四維復疑士儋之使  
之以是兩相構而給事中韓楫拱客而于四維有鄉  
曲舊復指擿士儋士儋以是益怨拱與四維而卒不  
勝竟罷去有爲士儋不平者復援永春疏指劾四維  
四維意不懌引疾歸告歸未幾而拱復念之以修實  
錄副總裁召同尚書高儀掌詹事府事將出而拱敗  
復引疾予告四維旣饒于財歲時候居正不絕而  
慈聖太后之父武清伯偉故籍山西得四維重賂爲  
之白 太后召掌詹事府時呂調陽樸而老病數求



去不能當居正意而維頗精悍其督視修實錄功踰于昔雖其出不盡由居正非其所惡也既入內閣事推居正居正雅亦相狎尋實錄成調陽加少傅太子太傅而四維亦加太子太保矣居正加左柱國支尚書俸顧再辭疏 上謂實錄國家最大典且一句一字孰非出先生筆者而何獨辭居正復疏言一句一字果出臣筆第此臣子常分何足言功而邇年以來人臣苟効微勞輒萌非分之想小有不酬則深獨賢之怨臣實恥之故不敢苟就冀以少勵此輩 上始允其辭爲溫諭百餘言頒示史館諸拜恩者皆不樂

而是時少詹事王錫爵遷詹事亦上疏辭不許居正以錫爵官不及辭而辭者常有激也意銜之錫爵侃侃自若尋禮部舉會試而次子嗣修與呂調陽之子興周皆中式居正等以嫌請避不允于是假其柄於四維而詹事申時行使所知以嗣修卷上之四維已次名二甲第一矣既進御 上啟姓名則拔嗣修一甲第二人而召居正謂曰無以報先生功貴先生之子孫以少報耳居正叩首謝出語人冀塞言者口而劉臺言漸驗虜款塞久不爲中國害獨小王子之部十餘萬衆東北直遼左以不獲通互市數入寇然其



人少弱非久卽退而總兵李成梁悍勇善戰數却拒之東直者泰寧福餘女直諸屬國夷好侵盜爲不利成梁伺賊入輒劫其後營鹵殺老弱焚掠輜重又以春中帥精騎掩之賊屋居不便移徙斬首鹵生歲以千計居正張皇其捷天子數褒美加恩輔臣居正多辭不受僅受賞而成梁至僖五等爵位三公而兩廣之破山賊者督撫殷正茂凌雲翼所鹵斬尤多至數萬其爵賞亞遼左天子謂居正運籌功多居正益重戚繼光者亦東南良將也旣鎮薊門多挾南兵從而北人嫉之繼光懼而是時兵部尚書譚綸與繼光以財通綸善御方術頗用于居正居正試之而驗則益厚綸以示窺繼光乃時時購千金姬進之居正且他所募畫多得居正意以是事與之權諸督撫大臣唯繼光所擇欲爲不利繼光者卽爲之徙去之而成梁與二廣之賂亦接踵至居正不能却也居正性整潔好鮮麗日必易一衣冰紈霞綺尚方所不逮時錦衣大帥朱希孝所畜名書畫甚富且死哀其精絕者以識別居正旣露之於是日有進以博一解顏然尚不能當嚴氏之十二而他珍奇瑰異稍浮之矣居正天資刻薄好申韓法以智術馭下而士大夫之儉



黠者爭欲投其意張翰以久任之說進然僅能行之  
藩臬守令而不能行之給事御史吏部屬譚綸用給  
事中楊言以覈驛遞之說進則兩都大臣諸方面之  
任成就民舟車就旅店食與貨商賈無別而其屬以  
公使行則馳驛呵殿道路不勝其陵替而遠宦者雖  
貴不任行矣省冗官則郎署多長僚而待補者累累  
無罪而褫祿矣清庠序則大邑之挾經就試者千餘  
人而獲隸學官者僅百之一貧書生改業而賈矣皆  
覩以爲名美而奉行之人卒不能堅久以故見害而  
不見利然仕路爲少清費亦減十三四承平久姦盜

蝟起至深入城市剽府庫以去有司秘之莫敢發居  
正特嚴其禁匿弗舉者雖循吏亦必黜得盜卽報斬  
決以是有司莫敢飾情盜賊畏死爲衰減而亦多倉  
卒不審者例盜邊海錢米盈數皆斬首示衆然往往  
取長繫不能完至庾歿居正獨亟斬之而追捕其家  
屬文吏不習見祖宗制創聞以爲駭而不便者相率  
而爲怨讟居正奮然身任之不恤也又以糧運阻喜  
進者議通海運然不能得故時舟子長年而且謂山  
島多岳嶸能觸舟於是膠州一大僚謂有膠河故道  
自海入青穿萊而出可以避之其意欲通故河以利



其鄉邑而大僚之上佐久滯淫不獲登八座和而請從事焉居正大喜命以侍郎兼憲職發青登萊三郡夫數萬人鑿之然河之中道高下不能達稍深則斥立頽迂道而其下多石費十餘萬金卒不可復而大僚之鄉人未見利不勝調發相與逐而噪之乃中寢然居正竟不罪此兩人而用之其自用類如此一世宗朝士大夫之言祥瑞者居正顰額而醜之其秉政乃獨好飾祥瑞以上下兩蠱媚言及灾異則怒而見辭色於是一切爲蒙蔽滿九載不上考請罷 温旨慰諭如例賜白金麟繡御膳肥羜上尊外復加賜白

金二百兩坐蟒衣一襲綵幣八有副坐蟒者禁服也惟司禮首璫上所憑倚間得之而居正凡三被錫吏部具故事上進左柱國太傅子一子尚寶司丞璽書褒美給四代誥命賜宴吏部凡三辭不允最後辭太傅而已 上將行大婚禮斂髮用幘欲加恩居正疏辭仍賜白金百兩綵幣八有副調陽等賜各有差慈聖去乾清宮將返慈寧勅諭居正謂我不能視皇帝朝夕恐不若前翁之向學勤政有累 先帝付托先生有師儻之責與諸臣異其爲我朝夕納誨以輔台德用終 先帝憑几之誼社稷蒼生永有賴焉



因賚坐蟒蟒衣各一襲白金二百兩綵幣八有副居  
正侈之外光動朝野尋馮保之賚與托寄約略埒是  
而亡何其父封少師文明卒同列以聞 上遣司禮  
中貴人慰闕起此視粥藥止哭絡繹道路 三宮賻  
贈白金共一千五百兩鈔萬貫彩幣三十皆有副白  
粲六十石麻布百五十疋香油薪炭稱是 上加恩  
居正雖踰于他相數十倍然未嘗有意留之而居正  
出錯愕無專見而最厚者同年戶部侍郎李幼孜等  
倡與辭調 止冲年不能親萬機不可一日無相公  
何忍舍而遠去遂以奪情之說進而居正惑矣故事

首輔去位之三日則次輔遷坐左而翰林諸僚吏衣  
緋以謁至是諸僚吏皆衣緋入調陽推不能識物情  
雖不遷坐左而不先期止其僚入揖有報居正者謂  
翰林皆衣緋抵閣矣居正恚謂我尚在而不復少顧  
忌我卽一旦出春明門何望更入乃陽上書請乞守  
制而露意馮保使固留之時有識者皆以爲非然而  
不敢言之朝而王錫爵與其僚張位趙志臯吳中行  
趙用賢習孔教沈懋學輩皆以爲不可懋學移書李  
幼孜責使諫止且責給事御史不言幼孜唯唯而已  
而泄之居正居正怒甚 上遣吏部尚書張瀚宣



旨慰留居正瀚在吏部其事居正無不茅靡且以汙  
濫數爲言官所撻藉居正以安然不敢以居正奪情  
爲是而左都御史陳瓚北人也倡六部請留居正禮  
部馬自強頗持之未上而居正恚則請于 上謂瀚  
昏耄勅令致仕矣御史曾士楚等遂上章請留居正  
吏科陳三謨故居正客也而迫于同事者小遲聞居  
正之怒之因蒲伏謁居正涕泣求解俄而疏亦上矣  
用賢不能平約中行具疏請勅居正歸除服而後用  
之然其辭緩而刑部員外郎艾穆主事沈思孝繼之  
則稍峻且傷刺譏居正他事疏上留中不出馮保蓋  
欲取居正指而居正恚怒不知所爲將擬加重辟于  
是王錫爵要申時行謁居正而請解時行不可錫爵  
乃獨身往質居正于喪所辭頗峻居正勃宰且拜且  
曰 上強留我而諸子力逐我我何以處使有尺刃  
在我且自剄矣錫爵辭不可已而居正揖之出則進  
士鄒元標者復上章至極言居正以元宰而首數大  
倫何以師表天下且其人非能以仁義輔 人主不  
過智力把持耳用之何所利前是 上已下旨廷杖  
穆思孝八十謫遠戍用賢中行六十爲編氓而元標  
袖疏草入左掖門覩諸臣宛轉血肉中不爲懾疏上



而中外壯之得 旨杖戍如穆思孝皆瀕絕而蘇時  
彗星從東南方起長亘天無所不掃人情洶洶久不  
曉有奪情事事創起而諸言者皆得罪以爲居正實  
應之街議巷擿至作謗書懸之兩長安通道謂居正  
且反不得已乃草詔戒勵羣臣諭所以留居正而罪  
言者意再及之必誅無赦馮保爲請于 上宣之朝  
謗稍息于是使居正子編修嗣修與司禮大璫魏朝  
馳傳往代司喪而禮部主事曹誥并爲治祭工部主  
事徐應聘治喪居正請不進 朝而以青衣素服角  
帶入閣理政及侍經筵講 讀又請辭歲俸 上許之

而日給酒饌二席月給白粳十石香油百斤蠟二百  
枝茶三十斤鹽百斤薪炭稱是計直踰于奉賜矣始  
居正自矯飭雖不能無任 病而英敏善斷擇闔揮霍  
庶幾以爲有魏相姚元之風而其容面諛之謂漢唐  
所未覩見至相率而有伊周之目居正亦雅自負不  
世出爲劉臺等所擿志意漸恍惚而至是始知天下  
之不見與思以威權劫之益無所顧忌居正謂羅倫  
小豎子何所知其書當投廁中蓋先朝成化前朝臣  
稍有事寄者亡何不奪情自闔臣李賢奪而羅倫以  
修撰疏非之其言雖不行而嗣後人稍自知愛非兵



革無有言奪者矣居正之聞喪薦紳先生傳錄倫疏  
紙幾貴居正知之以故追恨倫而亡何 上且舉大  
昏禮故事諸受冊遣聘皆勲臣主之而首輔爲副使  
居正以有服不當與 慈聖亦疑之而使中貴人問  
居正恐難於易吉居正豔其事乃曰后爲天下母國  
之大事孰有重者且居正受 上恩厚卽令之赴湯  
火不辭而僅卽暫時吉乎於是居正遂被紫橫玉以  
從事凡十餘日初給事中李涑疏謂使居正不服吉  
不可以將禮而服吉恐非 上所以處居正與居正  
所以自處夫吉禮非金革比也閣部大臣皆可使不

止一居正也

上苟惜居正幸更之居正雖甚惡涑

以其辭直姑切責而付吏部處涑尋補按察僉事出  
矣錫爵意憤憤請以省覲告人謂相君不有父而君  
故省父以形若短且君何以責相君深乎錫爵曰吾  
自知父不知有相君且相君之自爲情而自奪之夫  
上奪之可也今乃徼 太后中貴人以要 上卽

如所請不入朝不衣錦可也而今且衣錦而從吉卽  
從吉吾意其顛之有泚而顧揚揚自誇詡謂人何幸  
躬逢其盛于是竟請告以歸故事大昏禮成閣臣第  
有賞而無遷拜居正知馮保諸中貴之欲得之思以



爲恩市而身力辭之以釣奇乃擬呂調陽進建極殿大學士兼支尚書俸張四維加少保兼武英殿大學士仍各錄一子中書舍人而馮保等皆加秩蔭敘矣上果謂居正讓而有禮賜璽書褒諭累百餘言

部侯服除而援旨以請已報遼東捷賜居正白金百兩綵幣八有副先是上所賜札稱元輔或稱先生而不名稱先生者獨孝廟然面諭而有之不以施筆札至是始兼稱元輔張少師先生且待以師禮而居正有奏謝亦自負以爲帝者師且引贊拜不名之禮隱然兼蕭何子房而有之人謂居正傲于

上而卑于馮保卽陳寤所不論也居正見人情已定乃始乞歸葬其父再疏始允使尚寶司少卿鄭欽錦衣衛指揮僉事史繼書護歸以三月爲期葬畢卽上道仍命撫按諸臣先期馳賜璽書敦諭範白金爲印記曰帝賚忠良以賜之如先朝楊士奇張孚敬例得密封言事仍戒內閣臣調陽等有大事毋得專決仍馳驛之江陵聽張先生處分人謂古稱伴食同事則有之未有伴食于三千里外者以調陽四維當拂衣而調陽獨怏怏不樂然未能果也始居正念以閣臣里居者高拱在未能一日忘而殷士儋多左右



與援或能乘間以出謂徐階老易待擬薦之自代遣  
人布腹心於階階諸子且信之而居正復自念階出  
而居正被召還任名位固相等而階前輩受業師不  
敢据其上乃請廣內閣員 詔卽令居正推乃疏推  
太子少保禮部尚書馬自強吏部右侍郎兼侍讀學  
士申時行而時行已加太子賓客忌不入銜且謂自  
強資深當加太子太保文淵閣大學士時行稍淺當  
以左侍郎兼東閣大學士 詔如之其辭同張四維  
宮保一品階當 上自裁定卽不爾亦當別具密啓  
以請不應于推疏定之靡非欲自張大而輕自強等

體自強伉直數與居正左自分不敢望之人以居正  
是舉稍不易云申時行者字汝默蘇之吳縣人舉進  
士第一人爲翰林院修撰初從外家姓爲徐久而後  
復之時行美姿容秀目疎眉性溫茂有體韻而不促  
隘能詩文善筆札見者無不親之初以王父憂歸服  
除補故官與同年王錫爵善錫爵與相切劘不苟取  
與久之副順天試事遷左春坊左中允兼編修選充  
經筵日講官進左春坊左諭德兼侍讀預修 世穆  
兩朝實錄尋爲 穆廟副總裁進左庶子掌翰林院  
事 穆錄成進詹事府少詹事兼侍讀學士以久次



轉詹事再遷禮部右侍郎改吏部兼學士 世錄成

加太子賓客食二品俸時行以文事受知居正又蘊

籍不爲嗾異居正愈安之且念權寵盛多樹敵欲拔

一二後進爲之繼而得時行旣入閣與四維皆自昵

於居正談笑無間居正當行 上及兩宮賜道里費

爲白金者合千三百兩綵幣十六有副旣 朝辭復

請見于平臺 上撫諭之曰朕不能舍先生恐重傷

先生懷是以忍而允所請雖然國家事重朕將何所

倚居正乃勸 上以大婚之後宜搏節愛養留心萬

幾因伏地而哭 上亦爲之哽咽墮淚爲居正奏辭

慈寧宮 皇太后復以銀八寶六十兩賜之所以慰

諭有加出國門遣司禮中貴張宏供張郊外以餞百

官皆班于是所經由有司飭厨傳治道路然意居正

奔喪或參用凶禮則飾白羅傘幔執事輿臺胥吏之

徒皆具素服以俟而居正以邊將所饋遺兵器羅列

禁衛千兵百騎前後部鼓吹光彩耀日于是復皇恐

相率易繒絲一新復費不訾前是居正父初死巡撫

都御史陳瑞癸丑所取士也馳至江陵乘幔輿以謁

入門從者易白服畢解紗帽出麻冕于袖而戴之已  
改加經伏哭盡哀畢則請見太夫人太夫人不出跪



于庭良久太夫人出復伏哭前謁致慰乃坐太夫人  
傍有小閣侍居正所私留以役者也太夫人睨而謂  
陳君幸一眄睩之瑞拱立揖闕曰陳瑞安能爲公公  
重如公公乃能重陳瑞耳公公者中貴之尊稱臧獲  
見而呼者也太夫人亦爲之啓顏至是陳瑞已遷刑  
部右侍郎復與鄖陽都御史徐學詩及司道守令會  
葬所以賻遺不可勝計光彩傾遠邇時有同年御史  
于業者罷久矣而與居正故善來會葬至墓所自詭  
工堪輿言密語居正吾相地多母隄於此者是且有  
天子氣居正懼掩耳禮而起之去旣畢葬且還朝而  
兵備憲臣與分守閩帥約請居正閱操用大帥禮居  
正欣然許之改服 上所賜繡蟒以御禮成大出其  
金幣勞賜加等時遼東續奏大捷 上復歸功居正

使使馳諭俾定爵賞居正爲條列以聞而大學士呂  
調陽內慚堅卧累疏乞休矣居正疏以母老不能冒  
炎暑請俟秋涼而後上 內閣兩都部院寺卿  
給事御史俱上章請促居正亟還朝 上遣錦衣衛  
指揮翟汝敬馳傳往迎爲日以俟汝敬陞辭錫之白  
金彩幣而令中貴人侍太夫人以秋日取江路繇真  
州上汝敬至居正就道先具疏聞而撫按諸臣各馳



報矣。上皆有優旨而前是所經由潘臬守巡迓而跪者十之五六居正意未慊檄使持庭叅吏部尚書禮至是無不長跪者臺使越界趨迎畢卽身爲前驅約束吏卒干陬飭厨傳居正所坐步輿則真定守錢普創以共奉者前爲重軒後寢室以便偃息傍翼兩廡廡各一童子立而左右侍爲揮箠炷香凡用卒三十二昇之始所過州邑郵牙盤上食水陸過百品居正猶以爲無下箸處而真定守無錫人獨能爲吳饌居正甘之曰吾行路至此僅得一飽此語聞于是吳中之善爲庖者召募殆盡皆得善價以歸道經襄王出候折簡要居正宴故事人臣雖貴極公族執臣禮居正不欲執臣禮辭不入王強而後可於是直入至偏殿且賓主而出王者之有北面自襄王與居正始也過南陽唐王亦如之諸撫臣爭相競以異禮待居正而獨保定之孟重爲甚雖同事者亦羞稱之居正入則孟重以兵部侍郎起佐京營大帥矣居正旣過良鄉抵郊外詔遣司禮中貴人何進宴勞于真空寺口諭先生以午入卽召見平臺以未入則質明見而兩宮亦各遣大璫李琦李用宣諭賜入寶金釘川扇御膳餅果醪醴百僚復班迎以次日質



明入朝 上延之平臺慰勞懇篤且詢以途路所見  
歲計物情與北虜衰敗之狀良久乃予假十日而後  
入閣仍賜白金百兩彩幣六有副新鈔三千貫雙羊  
上尊御膳因引見 兩宮當居正之歸日而御史趙  
應元以候代襄陽不及會葬既得代而中悔恐獲罪  
于居正上書移病歸前是有 旨御史在外不得輕  
移病非撫臣爲代請而移病者都察院糾察以聞然  
亦視爲故常莫有舉行者而居正之門客僉都御史  
王篆時佐院要脇其長陳炯使論應元時呂調陽以  
疾在告不出而張四維等擬 旨特斥應元爲民中

外知其目咸懣懣而戶部員外郎王用汲遂劾炯以  
非法陷應元阿附權臣應元不當罷且謂星變而考  
察所懲抑者皆居正所不喜宜斥炯而留應元其辭  
峻 詔奪用汲官亦爲民居正既見用汲疏怒甚辨  
其事謂臣賦性愚戇不能委曲徇人凡所指畫注施  
一槩之法法所當加親故不宥才有可用疎遠不遺  
又務綜覈名實搜剔隱奸摧抑浮競以是大不便於  
小人而傾危躁進之士游談失志之徒又從而鼓煽  
其間相與慙恚攬嗾冒險釣奇以覬幸于後日爲攫  
取富貴之計蓄意積慮有間輒發故向者劉臺爲專



權之論今日用汲造阿附之言夫專權阿附者人生之所深疑也日浸月潤鑠金銷骨小則使臣冒大嫌而不自安大則使臣中奇禍而不自保明主左右既無親信重臣孤立于上然後呼朋引類藉勢秉權恣其所欲爲紛更變亂不至于傾覆國家不已此孔子所以惡利口大舜所以疾讒說也臣日夜今之憂心悄悄故敢不避煩瀆一控之 聖明之前遂以明告天下之人臣是顧命大臣義當以死報國雖赴湯火皆所不避況于毀譽得喪之間 皇上不用臣則已必欲用臣臣必不能枉已以徇人必不能違道以干

譽臺省紀綱必欲振肅 朝廷法令必欲奉行奸宄

之人必不敢姑息以撓三尺之公險躁之士必不敢引進以壞國家之事如有捏造浮言欲以熒惑 上

聽紊亂朝政者必舉 祖宗之法請于 皇上而明

正其罪此臣之所以報 先帝而忠于 皇上之職

分也 優詔褒美居正累百餘言戒飭言者然居正

意欲逮治用汲而以四維等輕之遂厲色而待一語

不接握筆縱橫了無顧盼咸捧手受成而已及秋而

魏朝奉太夫人所經由澣步皆設席屋張綵幔徐州兵備副使林紹至身雜挽船卒中爲之導護遠邇奔



趨將抵京 上遣司禮中貴李佑郊迎與魏朝結騎  
隊鳴鼓角列旗幟橫穿 御道而過觀者如堵 上  
復遣中貴人賜金纍絲珍珠青紅寶石首飾雜色繡  
蟒帛羅凡四襲白金百兩而 兩宮之賜尤有加所  
以慰諭居正母子幾用家人禮居正乃亦廣製吳妝  
綺繡奇器寶玩以進 上及 慈寧宮所費頗鉅而  
錦衣緹帥劉守有史繼書皆受役如奴客爲之收斂  
織作矣高拱之逐其自出居正而有王大成獄居正  
復與發而旋救之拱旣內恨刺骨而畏其權與文深  
又不能不外示戚居正始歸葬道新鄭拱已病若瘵  
故爲篤狀輿詣居正撫之乃大哭謂往者幾死馮璫  
手雖賴公活而璫意尚未已柰何居正笑曰璫念不  
至此且有我在無憂也居正歸而拱意其不卽召使  
使賄太后父武清伯謀之武清伯納其賄不得問居  
正旣入而知之謂讓良苦拱旣失賄而知其洩憂懣  
發疾歿居正爲請于 上復其官予之祭葬之半而  
殷士儋歸歷城其密戚爲閣中椽與故 裕邸中貴  
人善謀乘居正歸而用士儋居正復切責此椽怖而  
不能食數日死馮保有私門下筆札人徐爵居正  
爲擢用之至錦衣衛指揮同知署南鎮撫又使其蒼



頭游七與結爲兄弟居正有所謀使游七入以告徐  
爵爵以達馮保保有所謀亦如之游七亦入貲得官  
勛戚文武大臣至翰林給事御史多與還往通姻好  
游七具衣冠報謁據上坐爲款宵飲歡呼無間居正  
固與馮保通關然意忌聞張四維之私結保也訶喝  
止之四維以是恨居正益甚俺答入貢久而以兵西  
逼回夷使使之烏思藏迎所謂國師鎖南堅者創招  
提利以居之鎖南投書上居正乞賞而侑以大士像  
毘毘金剛結居正疏聞且辭 上褒稱居正輔理勲  
猷宣播遐邇戎狄咸賓朕得垂拱受成深用嘉悅勅  
受之而別爲答賜時 上病疹愈御朝羣臣皆廷賀  
而居正以持服不與復爲之御平臺以見慰諭有加  
賜金幣御膳殺蒸上尊執手使視顏色居正稱賀因  
勸 上慎服食戒色欲 上曰 聖母日與朕偕動

止三宮俱未宜召居正叩頭謝使還閣而後鳴鐘鼓  
見羣臣嘉靖末徐階執政而李春芳在禮部惠宗室  
日藩衍中外數萬人皆仰給縣官國土之入不足以  
供歲額相計議爲宗藩條例于封襲婚娶子女名數  
祿賜之屬苛爲之限至是居正條摘其間彼此矛盾  
前後抵牾或減削太苛或議擬不定或一事而或予



或奪或一令而旋行旋止或事與理舛窒碍難行或法與情乖輕重失當者皆指實言之請下禮部會議入會典遵守報可居正于諸藩王賂却不受亦無敢以私干者而禮部尚書潘晟于居正前輩顧諤爲恭謹其在留都率九卿疏請亟迎居正入朝居正憐而用之而漸知其頗納賂爲藩王道地不悅也微風言者論去之而超用刑部左侍郎徐學謨學謨少亦工文章通曉吏事而其守荊州能爲民抗持景王侵占沙市適居正爲編修使歸治妻葬學謨禮厚之甚以心德學謨旣貴用事學謨兩遇劾歸居正俱力持起之田間自是凡四任皆不離居正鄉土未久輒遷自成弘後百餘年來禮部尚書必翰林擢嘉靖之初上以席書言大禮當意由他曹特遷言路攻之十餘疏不止而學謨自刑部擢亡敢有出一語者人謂居

正威在 世宗上矣居正始所與姻家刑部尚書王之誥之誥自用兵事敷歷中外不盡由居正顯而又數與爭論以養母歸其所善者卽同年侍郎李幼孜嘗爲郡守見辱於儒生居正爲左右之不十載而至八座居正復與之通姻遷工部尚書幼孜無他長以講學博士大夫名每見居正輒語移日多布腹心及



廣樹朋黨援引所私而時一進逆耳語以示忠赤而他所爲奪情擅權事未嘗不開端引之出則傾身以交伉直聲者謂吾力言之如相公不聽何殷正茂爲戶部尚書進大珠塊寶天鵞扇以媚居正而得用幼孜與正茂爭寵而妬數嗾言路論之歸而王篆入吏部其見知愛甚於幼孜數爲居正言幼孜時時在外揚相公之懷諫而已力彌縫之冀爲異日地居正微伺得而悉之幼孜以疾在告居正授一札曰吾憊矣寡助之至親戚叛之柰何幼孜懼遂以乞歸居正弗留也而以曾省吾代領工部省吾居正所取士也爲

人全而巧媚小有文其撫四川而借軍費乾沒萬計入佐兵部以右都御史掌南院至是代幼孜而居正之門人梁夢龍自薊遼總督入爲兵部尚書其品在下中尤善媚吏部尚書王國光山西人與四維同鄉有連恐居正之疑之而篆從傍爲耳目於是六曹咸傾心事居正雖對妻子牀第無不稱居正賢者其始士大夫之諛以伊周漸謂爲常談不能得居正色則進爲五臣又以有稷契臯陶不爲重則直進之舜禹而居正亦恬然不以爲駭怪至中允高啓愚之試士遂以舜禹命題非必有他意也而諸當事者紛紛目



啓愚勸進矣時 上漸備六宮太倉所儲金錢多所  
宣進居正乃因戶部進 御覽數目而陳之謂每歲  
入額皆在其內錙銖畢盡今萬曆五年歲入四百三  
十五萬九千四百兩而六年所入僅三百五十五萬  
九千八百餘金則已少八十餘萬金矣五年歲出三  
百四十九萬四千二百餘金而六年所出乃至三百  
八十八萬八千四百餘金則已多四十萬餘金質之  
該部云因諸省責畱蠲免之不時追贓人犯財產之  
已盡奉 旨取用之屢下是以入數減而出數溢也  
因甚愛其不可繼而請 上置之坐隅時賜省覽量  
入爲出罷節浮費疏上留中 上復傳旨工部置錢  
應用居正亦以利不勝費止之時言官請停蘇松織  
造不聽居正面爲委曲以請得損數之大半復請停  
修武英殿工及裁省外戚遷官恩數 上多曲從之

一日 上御文華殿居正侍講讀畢而以給事中所  
上災傷疏聞因謂鳳陽及江南諸郡屢無歲而徐宿  
之間民至屑榆皮爲粥不早賑之則相聚爲盜賑之  
不可緩 上曰惟先生所處居正復奏 上至仁愛  
民如子凡請蠲請賑無不賜允而在外諸司往往營  
私背公剝民罔 上非惟不體 皇上子惠困窮之



德意且不知臣等所以贊 皇上之愚忠殊可恨也  
今給事疏云報災則曰不敢報云請蠲則曰不敢請  
有何不敢報與請而推調支吾歸怨 君上卽積穀  
一事屢奉 旨申飭竟成虛文彼皆有自理賊贖未  
嘗佐公家之急則將焉往臣等不勝憤懣竊以爲此  
輩若遇 聖祖不知當處以何法 上怒曰審爾何  
不重處之居正拜領命乃又曰邇年正賦不虧府庫  
允實皆以考成法行徵解不爽今江南北窮甚矣河  
南風災畿輔亢旱將來蠲賑恐不容已惟 皇上加  
意撙節于宮中一切用度及服御可省者省之賞賚  
可裁者裁之至于布施一事尤當禁止與其惠緇黃  
之流以求福利孰若寬恤百姓全活億兆之命其功  
德尤大 上曰然用度當從省卽賞賚亦故事耳無  
所增加居正又曰夫故事者邇年之所偶行遂據以  
爲口實非 祖宗故事也 世宗朝用最爲不節而  
晏駕之後尚餘百餘萬金今歲之所進內帑者二十  
萬而隨取隨用常告乏者故事必不爾也願 皇上  
畱神 上首肯之于是有蠲貸而督責奉行者之旨  
肅如矣江南貴豪如華亭金壇上海各恃勢若奸滑  
巧避匿而不肯完賦者與瀉鹵蠃螺之民錯莫知所



辨析居正聞而深恨之以是選擇大吏精悍者嚴行督責賦以時起而民不勝箠朴則相率而歸怨居正國家日益以富閭閻日益以貧然功與罪實相當時會居正服將除而上宣召吏部問期日于是手勅元輔張少師先生忠孝兩全今制服已滿朕心加慰特賜白玉帶一圍大紅坐蟒盤蟒各一襲金壺一把金臺盞一副用示眷念俾朝見後仍御平臺召對以後朝參經筵俱吉服如舊旣對慰諭久之使中貴人張宏引見慈慶宮于宮門叩頭仁聖皇太后賜白金文幣尋見慈寧宮禮如慈慶而慈聖皇太后慰

獎尤至賜御膳九品金壺臺盞金筋白金彩幣葷素甜食十二器酒十甌使張宏侍宴甫就職而吏部以大婚勅諭請特詔元輔社稷重臣受先帝顧托翊戴朕躬以及大婚弼成治理勲績茂著復加太傅增歲祿百石先錄錦衣千戶嗣修爲指揮僉事於南鎮撫理事居正復辭太傅而受其餘尋吏部復舉居正守制月爲之請十二年滿加恩復再辭詔復加慰諭凡百餘言謂卿之所處恩義兩盡足以垂範萬世特允所請以全忠孝大節至于卿之勛勞簡在朕心當別有酬眷時復當會試大學士申時行與學士



許國爲主司而居正二子懋修敬修與四維之子甲  
徵皆中式矣居正扈 上謁諸陵歸卽具疏乞休中  
云拜手稽首歸政則隱然復子明辟凡再 上而  
天子慰留懇切最後手書稱 慈聖口諭張先生親  
受 先帝付托豈忍言去俟輔爾歲至三十而後商  
處先生毋復興此念居正乃出而嗣修狀元及第矣  
敬修亦在前列而甲徵次之皆得禮部主事而皆邑  
邑不樂人爲之語首甲幸有三人云胡靳此二子而  
懋修與嗣修共列史官每出則衆相指而詛或作俚  
諺書而黏之宮牆門下客至引以相告輒得外補王

篆與曾省吾益橫南北給事御史則傳舟王蔚秦  
耀李選朱璉顧爾行爲之牙爪而作舟璉尤恣肆翼  
鄙無恥人所羞而不道者而南京兵部主事趙世卿  
抗章言時政不便數事皆陰以指譏居正之操切居  
正怒欲譴之吏部尚書王國光爲畫策曰譴之是成  
其名也且或以動 上聽某請爲公任其怨不旬日  
出爲楚府左長史蓋杜其遷轉故也又半歲當大察  
屬南京吏部都察院去之時尚書何寬與郎中李巳  
不敢抗而是時抗居正者穆懋孝元標皆已遠戍督  
撫大臣故拆挫之使不堪冀以聞于居正取一快而



王篆旦夕侍居正知其不釋意於劉臺以是乘間使其鄉御史賀一桂嗾怨家疏其盜邊銀不法數事於是江西之巡撫王宗載巡按陳 下有司悉爲之證實而遼東巡按于景昌傳會之坐遠戍而繫追其贓金又繫其父子竭產以償不得則別以富人犯法者寬其罪使爲之償而後遣戍至嶺外無何飲於其戍主所歸而暴得疾以死或曰戍主有所受毒之也而是時王錫爵歸省久之不出其女得道仙去有所奉大士上真俾錫爵與其友大理卿王世貞築室于城居之而女仙之蛻附焉錫爵屬世貞爲之傳語頗傳京師給事中牛維垣御史孫承南故嘗客曾省吾謂此奇貨可以贄居正也省吾遂爲維垣具草與承南先後論劾錫爵等語甚危冀以動搖 上意事下禮部而尚書徐學謨方思所以報居正讓臂謂此妖孽不可長也具稿欲大有處而 慈聖在西官聞之不憚使中貴人張宏語居正神仙者何預人事而言路批根之居正意絀而學謨方盛氣以見居正笑謂此二人者皆君鄉人也事甚小且已往不足道學謨薨然而退遂停寢而南中給事吳之美輩復吠聲有言報聞而趙用賢吳中行亦與錫爵家近王篆與省吾



意未慊則風陳炯使用故嘗請奪情御史曾士楚按  
吳使伺用賢中行短而甘心焉且因以擘錫爵士楚  
之初爲御史新脅于長不得已具疏而中悔之旣至  
嘆曰吾嚮者猶參彘也而今乃使我鷹犬耶且吾已  
愧人復安敢愧天因絕不復問移疾歸而居正竟亦  
無他有狂生吳仕期者寧國人也與沈懋學善時懋  
學亦移疾里居而仕期嘗欲走京師上書有所規于  
居正而懋學止之其語頗流聞而吳中輕薄子僞爲  
故都御史海瑞論劾居正罪惡亦傳至寧國而有梓  
之者操江都御史胡欝屬同知龍宗武使究其人  
不得則執仕期以塞而欝調知其爲懋學友也使宗武  
捕而引懋學且報居正欲自以爲功巧居正意不欲  
彰聞曰小豎子耳何足煩白簡王篆則貽書宗武必  
令引懋學而宗武不可乃餓死其人于獄而寢其事  
王篆思所以媚居正與尚書王國光謀曰彼前後上  
疏戍斥者皆壬夫也而意未嘗一日忘復用欲杜之  
則莫若中之考察之例于是因大覲疏請錄諸戍斥  
者姓名于察吏後而榜之示不收居正悅報可諸戍  
斥人皆非外僚不當觀察而成者已重于察吏不當  
榜卽榜而異日安能以例杜其用也人謂居正敏識



人也而昏諄若此知其不久矣 上之初卽位馮保朝夕視起居擁護提抱差有力焉小所扞格卽以聞慈聖而 慈聖素誨 上嚴切責之甚苦且曰內庭可耳卽使張先生聞之柰何于是 上甚嚴重居正而馮保意自得所以事 上不能一切從順 上漸長而厭之時 上左右孫海客用則 乾清宮之用事者孫德秀溫泰司禮之參佐周海則兵仗之領局者也皆貴幸而不甘保之見凌 慈聖乃使保捕海用杖而逐之南京爲小火者發孝陵種菜居正請於 上謂海用處之輕復削爲淨軍而又疏條海用與

德秀泰及周海罪惡請併逐之其司禮監中貴及內侍皆勅令自陳 上裁去留因勸 上戒遊宴以重起居專精神以廣胤嗣節賞賚以省浮費却珍玩以端好尚親萬幾以明庶政勤講學以資治理 上迫于 太后不得已皆報可於是左右所親信而他失馮保意者所餘無幾矣居正當 上初嘗纂古君人治亂之事而條治者八十一亂者三十六以應陰陽之數繪而爲圖以俗語解之使易曉至是復屬儒臣紀 高皇帝及 列聖寶訓實錄分類而成書凡四十四曰創業艱難曰勵精圖治曰勤學曰敬天曰法祖



曰保民曰謹祭祀曰崇孝敬曰端好尚曰慎起居曰  
戒遊佚曰正宮闈曰教儲貳曰睦宗藩曰親賢臣曰  
夫姦邪曰納諫曰理財曰守法曰儆戒曰務實曰正  
紀綱曰審官曰久任曰重守令曰馭近習曰待外戚  
曰重農桑曰興教化曰明賞罰曰信詔令曰謹名分  
曰裁貢獻曰慎賞賚曰敦節儉曰慎刑獄曰褒功德  
曰屏異端曰飭武備曰御夷狄其辭多檢切請以  
經筵之暇進講又請立起居注紀 上言動與朝內  
外事爲修史張本日用翰林臣四員入直應制詩文  
及備顧問 上皆優詔報許旋以滿十二載奏最

上爲召吏禮二部傳諭元輔居正受 先帝顧命夙  
夜在公任事任怨雖稱十二年滿實在閣十五年忠  
勤異常恩典宜厚尋使司禮中貴張誠賜白金三百  
兩綵幣四十皆有副坐蟒盤蟒各一襲酒六十甌鈔  
十萬貫饒饌五卓羊豕鶩雞餚蜜油麵棗果薪燭之  
類多以千百計手勅褒諭稱其精忠大勲朕言不能  
盡官不能酬及禮吏二部議上加上柱國太傅支伯  
爵俸仍加歲米二百石予一子尚寶司丞給四代誥  
命下璽書褒美賜宴禮部疏辭上柱國及伯爵俸而  
已 明興文臣無真拜三公者謂居正當力辭至是



特翰  
自謂  
補者  
以許  
受授

正言

皆驚怪以為且必封公侯加九錫而居正亦益汰毋  
論六卿其視四維等若不屑與稱僚案者四維等事  
之益謹而居正則亦已病矣病得之多御內而不給  
則餌房中藥發強陽而燥則又飲寒劑泄之其下成  
痔而脾弱不能進食使醫治痔以效尋下壅結而不  
能暢不獲已復用寒劑泄之遂不禁去若脂膏者而  
大腸亦遂出日以羸削 上時下諭問疾大出金帛  
以為醫藥資凡四閱月竟不愈而自六卿大臣翰林  
言路部曹下至官吏冗散亡不設黜祠廟為居正祈  
禱者吏部尚書而下舍職業而朝夕奔走仲夏曝身

赤日中延至南都山陝楚汴淮漕撫按藩臬亡不醜  
矣居正深居不出欲使知之則合賂其家人以達取  
一啓齒而已 上始令四維等理閣中細務而大事  
猶即家令居正平章居正始自力而其後憊甚不能  
徧閱然尚不使四維等參之遼東復以大捷聞居正  
遂進太師歲加祿二百石子為指揮僉事者進同知  
而四維亦加少傅太子大師建極殿大學士時行加  
太子太保居正病益紕不可為乃疏乞歸 上復加  
優詔慰留稱之為太師張太岳先生居正度不起而  
上亦使人問可次入閣者居正首薦前禮部尚書



潘晟次則尚書梁夢龍侍郎余有丁許國陳經邦而復薦尚書徐學謨曾省吾張學顏侍郎王篆等皆可大用而指王錫爵等爲奸邪 上爲黏之御屏潘晟雖居正故識然不甚重之而馮保晟故所授書者也強居正使薦之時居正已昏甚不能有所主矣居正待其子弟嚴每三五日入問安領之而已不交一言而以貌羸甚惡人見之卧帷中至明不聞聲家人怪而發焉則氣絕矣訃聞 上愴悼輟朝賜齋壇麻布五百疋米二百石 兩宮麻布二百疋米二百石又與潞王合贖白金二千三百兩香及油爲斤者燭爲對者以千計薪爲斤者以數萬計祭九壇復增七壇大約視國公之兼師傅者贈上柱國謚文忠遣營葬仍命京堂之四品者錦衣之在堂上者護喪歸其子編修嗣脩等疏辭謝 上報諭朕念先生受 先帝顧命鞠躬盡瘁歿而後已忠勞可憫遣司禮中貴人陳政護喪歸俱令馳驛居正之喪與輜重凡七十餘艘用夫三千餘人前後十餘里不絕于是四維始爲政而事漸變矣馮保亟爲 上言起潘晟爲武英殿大學士使行人卽家召之馳驛來京晟鄙而貪士論所不齒一旦脫廢籍大用亡不姍且笑之者而益以



追恨居正四維度時行不欲爲晟下于是合而風給  
事御史數上章攻之四維雖以馮保故擬 旨留晟  
然無所褒美第云爲故輔臣所薦而已以示輕晟意  
馮保不悅也而御史薦吳中行等諸臣當用馮保怒  
而黜之而給事中御史有詆居正時政者居正之客  
諸大臣猶持不肯行於是徐學謨歸女于時行之少  
子以自固而馮保以病在告少時給事御史復乘間  
論劾晟晟上疏辭四維擬 旨放之歸時晟已至臨  
安道中委頓返駕馮保病起恚曰我小病也而遽無  
我居正之黨王篆曾省吾朱璉微知之且謂四維之  
且甘心於居正而逐我曹因委身自昵于時行還往  
無間而是時余有丁亦得入爲文淵閣大學士矣  
皇太子生 上喜甚因上兩宮徽號頒詔赦天下四  
維進少師中極殿大學士時行進少保戶部尚書武  
英殿大學士而有丁遽加太子太保遂無以杜中官  
口而馮保至錄一姪都督僉事矣張宏以下爲錦衣  
指揮同知僉事有差保之始欲封伯爵而四維以無  
故事難之保詬曰爾由誰得今日耶而負我于是篆  
省吾行數萬金謁保與權接得從容言四維短而亟  
稱時行相約逐王國光則省吾代爲吏部逐陳玠則



篆代爲都察院四維故玠所造士也而省吾以陵工  
輒進太子太保御史某者篆所厚也遂上書極論王  
國光而中謂國光媚四維拔其中表弟王謙爲吏部  
主事四維避嫌不出時行遂擬罷國光而于工部覆  
謙交代疏以御批責其鑽刺而謫之於是言者紛然  
起攻四維窘甚求徐爵張大受爲保道地皆有賄於  
是時行小罰言者以解而四維謂時行之與謀遂水  
火矣國光旣去而擬當代者馮保私其鄉人梁夢龍  
王篆不敢違遂推夢龍省吾以篆之負約也怒而相  
詬至相擊朱璉復爲之交關其間遂不可解而上  
故所幸中貴人張誠者見惡馮保上不得已斥之  
外而使密調保所爲遂及居正至是誠復入悉以兩  
家交結恣橫狀聞上且謂其珍玩寶藏踰于天府  
上心動而馮保又以止上郊天及選婚事得罪  
左右浸言保過惡其與四維善者泄之而四維遂以  
屬其門人御史李植使極論徐爵拉入宮禁爲保擬  
旨挾詐通姦諸違法事而它復論曾省吾貪邪縱欲  
欲以嘗上而上已執馮保禁中矣于是御史江東  
之遂極論馮保罪狀尋逮徐爵下緹騎獄省吾勒致  
仕而謫馮保爲奉御居南京其下大閹張大受等悉



奪職從徙而盡籍其家保金銀百餘萬兩珠寶瑰異以萬計它宅舍田產器用稱是大受等所籍亦不貲內藏爲充牣而上益心艷居正疑其贏積或過當矣始居正卒而王篆猶挾馮保以訶疑恐喝士大夫尚畏之其銜恩者趣之若流水有兩子一試其鄉一試于南都試南都者九卿給事御史出郊迎巡按以下爲之飭傳舍具郵供提學至檄屬邑之雋同經者與處而監試御史當試時委曲使之同號竟日至暮美酒梁肉水陸之珍絡繹饋餉御史至自具草使同號者酌量之且代爲書唯坐飲噉耳竟得中前列而其鄉之試者亦與選人情益憤憤而言官乃列上其事并論劾居正三子躡取上第而四維之子甲徵已爲山西之第二人時行之子用嘉順天第六人而次子用懋冒浙籍與選如篆矣四維<sub>註</sub>恨居正而畏其不利已乃不復窮究而第摘省吾篆之亂政悉削籍爲編氓時給事御史新進者益務攻居正爲奇併及其黨而御史楊四知語尤峻于是居正始奪上柱國太師兼太子太師再奪謚而王篆曾省吾朱璉陳瑞輩毋不斥削朝班幾爲一空而吳中行趙用賢等皆召遷官有差劉臺贈光祿少卿還其產御史魏允貞



見四維時行之子先後預薦而亡有及之者意不平  
乃于建言疏頗譏切時政而謂二相不改居正之覆  
輒而私其子坐貶二相皆有疏辨時行尤齟齬強飾  
而其後執政驟遷允貞至吏部郎以爲差善補過云  
四維知海內之怨居正深一切務爲寬大以收人心  
而法度漸廢弛至大計貪酷不謹罷削者亦得復官  
及章服而祖宗之法紀且盡矣時行旣已爲王篆輩  
所推意不自安會得寒疾踰月不能起四維語時行  
之客曰夫首相者若四時之有春行必有夏何俟煎  
迫耶時行起不敢謝過唯默默而已而甲徵用嘉復

登第四維嗾其門客之在言路者俾具草令先攻  
書徐學謨以嘗 上學謨斥卽攻時行草具將上而  
四維以父喪歸矣四維家素富累積金至百餘萬而  
尤納賄不已度不可如居正例奪情乃大行金於  
上左右張鯨張誠諸用事者使爲間曰時行故居正  
所私今復得其家金寶萬計爲覆露之矣 上頗心  
動久而察知其無它得稍自安而御史羊可立者亦  
四維客也乃復追論居正罪惡而謂居正以私構成  
遼庶人憲燼獄遼庶人之妃因而上疏辨寃且曰庶  
人之庫金寶萬計悉入居正府矣 上喜以可立籍



居正乃命司禮中貴張誠及刑部右侍郎丘樛偕錦  
衣指揮給事中往籍其家併勘故構王憲燦事王憲  
燦者其父王薨以幼未立而居正之祖父爲護衛卒  
太妃聞居正少警穎且與王同歲召而奇之賜之食  
而坐王憲燦其下且謂而不才終當爲張生穿鼻王  
憲燦以是慙居正而會居正登第召其祖虐之酒至  
死居正心銜王然王淫酗暴橫其國遠近皆妬之彈  
劾屢上後遂至削國以幽死當削國時居正雖在閣  
然不甚當事所謂金寶者讐語也張誠等行則居正  
諸子頗侵夜焚毀其奇貨禁物而荊州守令以御史  
意先期錄其人口出而子女遯避空室者不及發  
錮其門則餓死者十餘曹皆爲犬所殘食而盡發其  
諸子兄弟藏得黃金將萬兩白金十餘萬兩其長子  
敬修不勝刑自誣服寄三十萬金于曾省吾王篆傳  
作舟等然盡其產不能十之三而敬修自縊死家人  
亦有從死者事聞時行等與六卿大臣合疏請少緩  
之于是 詔留田千畝以贍其母而省吾等追究亦  
小緩矣時御史丁此呂復追論科場事謂高啓愚之  
以舜禹命題爲媚居正策禪受且旁及諸黨人時行  
擬 旨留啓愚而報處其餘於是吏部楊巍等駁此



呂爲曖昧中人以大辟若先朝之趙文華王聯等  
旨下雖出此呂于外而奪啓愚職焚其告身給事中  
王士性等窺上旨所向遂極論楊巍且謂時行實  
黨居正而主之于是內閣部院諸大臣復劾士性等  
旃席之地幾成訟庭於是彼此相率而詣中貴人求  
援時行魏雖得留而大權悉旁落矣其後言者復攻  
居正不已以媚上于是復勅法司盡削居正官秩  
奪其前所賜璽書四代誥命以罪狀示天下謂當  
剖棺戮屍而姑免之其弟都指揮居易子編修嗣脩  
俱發戍烟瘴地方李植江東之羊可立以能發大奸

遷京天差而時行等自用聖誕推恩時行加少

傅太子太傅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余有丁加少  
保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許國亦加太子太保文  
淵閣大學士其賞尤先四維時行懼行萬金張宏張  
鯨等始獲稱元輔每頒賞異于余許明年雲南上莽  
酋捷時行復加少師太子太師中極殿大學士有丁  
加少傅太子太傅建極殿大學士許國加少保武英  
殿大學士



光祿大夫少保兼太子太保禮部尚書武英殿

大學士贈太保謚文莊棠川殷公士儋行狀

于慎行

公諱士儋字正甫其先自濟南武定州徙籍歷城高祖贈德府審理正旺配閻夫人生贈少保公衡景泰癸酉以禮舉山東省試第五仕至德府審理正配李夫人生贈少保公峻以禮舉成化庚子高第竟不第而卒配武夫人生洪麟卽太公贈少保信軒處士也配郭太夫人七舉子不就夢文昌星見已而誕公公生而淵睿聰哲神姿迥異一歲卽能言且善識事誕



日示以擘盤取筆書秤及石印一它不復視家公奇  
老婦太公精于曆數公生五歲卽教以干支月建時  
遁之例因能於掌上推衍或賓客滿座各舉所生歲  
時問之公一一屈指無遺客咸驚嘆一日謂太公曰  
曆家所載止六十年過此者我向上推衍百歲千歲  
以至無窮皆在我指掌中何不詳載之太公大笑然  
私心異焉七歲遣就外傳章丘翟公數過太公所見  
公慧一日飲而樂輒起請幸得少女備郎君箕箒客  
從曳之輒合袂爲約翟公歸告其母母曰柰何嫁女  
他邑怒然翟公顧私獨喜以爲得婿其後翟公有吏

事擊客歿郡城太公殯之客位如居兄弟喪以致訃  
其子翟公母乃嘆曰吾子知人然亦未卜公之貴也  
公生十年能著文論十四而籍博士屬中丞蔡公經  
建湖南書院試郡邑諸生拔其尤肄之公以垂髫與  
馬公在諸生中最少而貧嘗與一羽客遊羽客見公  
苦學不自給欲以煉藥訣授之公笑曰吾有帶經食  
力柰何以丹砂誤人謝不受公旣有名諸生而翟公  
已前客歿家益貧落於是夫人未笄而歸太夫人女  
畜之三年而後廟見太公故精易數占事奇中庚子  
寢疾屬且省試謂公若茲必第第且與曾大父合符



然吾亦以十月二十日逝也筆而志之壁是歲公以禮舉省試第五生十九年矣太公方病聞公第喜且泣已而以書一函授公曰此吾平生所聞見陰德行事也幸而試吏毋虐百姓以負朝廷公曰不敢以志壁之日逝公既以外艱未卽偕計吏乃授弟子室里中不給菽水又恥稱貸往往歲旦購楮書春帖太夫人剪綵爲花勝令蒼頭入市賣以供酒醴其甘貧如此丁未舉進士選翰林院庶吉士讀書內館公故有雋才朗識而又力學淹貫其爲文賦數居上第已酉授翰林檢討壬子滿考贈太公檢討母封太孺人是年奉命封伊周二藩事竣便道過家展太公之墓又奉太夫人如武定上冢大會內外宗人旣乃報使時公仕爲法從館署多暇乃益謝絕交遊閉門修業文史祿薄或不自給太夫人在邸中至課奴蔬爨家人習于儉亦咸安之乙卯檢討六年考滿丙辰同考禮部所取多知名士丁巳太夫人病思歸公乃上書御母還里戊午太夫人沒公水漿不入口者三日杖而後起朝夕几筵三年不御酒肉諸儒生執經從遊者甚衆公益覃思著述足跡不入公府壬戌起詣闕會穆廟開閣潛邸 世皇精簡儒臣輔導以公叅講讀



公念天下治忽係之每當進講必齋戒存誠冀有所感動至君德治道所關或理亂興亾之際及權奸女寵宦寺外戚之禍不憚危言激辭以動高聽 穆廟天授聖明每奏一篇輒斂容深納左右侍臣聞其敷陳亦無不灑然變色易容者九年考滿進右春坊右贊善仍兼檢討甲子奉命典順天鄉試丙寅晉司經局洗馬兼翰林院侍講 穆考卽位以公講讀勞宜賜白金文綺丁卯擢翰林院侍讀學士掌院事尋晉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公疏辭不允以大慶覃恩大父母皆爲通議大夫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大母母皆爲淑人 世宗皇帝梓宮入山陵以公扈送賚金幣 上開經筵以公充講官仍日侍講讀賜宴禮部賚金幣踰月改吏部右侍郎兼官如故有詔修 世廟實錄以公充副裁官賜宴禮部賚金幣是年翟夫人病卒長安 上以公講讀舊勞特賜祭葬公以六月上書送喪東歸詔賜乘傳並賚白金文綺爲道里費踰時而還其明年戊辰大計羣吏時 上新卽位銳然更化圖理公以職佐太宰而日直講幄不顯坐曹治事太宰楊襄毅公召問郡國上計吏行其殿最公以故事出牘所廉刺治迹纖



悉具備楊公多所倚決事竣有詔晉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掌詹事府公再上疏辭溫旨褒荅不允先是公以史官畱滯且二十年至是從五品宮僚一歲中遷至上卿而同事少師高公已前 世廟時爲相及 穆廟登極少傅南充陳公太師江陵張公皆以爲亞卿學士以其年並相而公名在後以次稍遷故未卽拜然 上心日夜已嚮注之矣二月會試天下士命與少師李公典之其月 上謁陵從賜一品織衣銀碗佩刀諸物四月以 皇太子立覃恩大父大母皆皆贈資政大夫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大母母皆

贈夫人任一子太學生五月選進士三十人爲庶士以公同少保趙文肅公教之故事教諸吉士或以其成材多所寬假卽課文括誦要以中程卽已不甚數數也公念 朝廷掄天下士儲之禁苑責以後効故日夜程督諸吉士惟責實學不以空言爲質諸吉士各務彊學稽古以稱塞師法館中燈火熒熒或至丙夜公是歲以災異詔問九卿大臣用人理財之策各以便宐條上會其時諫臣石星詹仰庇嘗言事忤上左右杖奪其官又中貴人乘間多所求請及內帑金繒乾沒不貲有司莫難也公疏以爲 上卽欲



用人當責之主爵比臺諫以直言中法不得洗沐吏部嘗請錄用並觸聞罷矣理財責大司農而內帑錢穀所增耗數主計不與知乃又求請差遣紛紛無厭如是卽條奏山積何益請宣詔大臣咨諏理道凡用人理財事宐但董成部臣俯垂聽納則寔政自修而災異可弭疏入中貴人謹曰藩府舊臣乃不以聖斷爲是反爲言官地以明主之失 上亦不爲動而益眷遇公其年九月大閱從賜衣一襲十二月大宗伯缺命公回部管事宗伯議上卹典條例及宗室謚法名封勘報之規一洗舊習庚午正月朔望日月交食公兩疏請布德緩刑受言省用及飭內外臣工講勸利弊問民病苦各數百言皆侃侃激切初公在詹府日侍講讀及掌太宗伯不與 上還宮問狀左右以顛職對 上念公講讀數年猶未帶玉於是諭內閣講官士儋久效勤勞加恩一階進太子太保會冊封四妃以公充副使賚金幣時經筵日講或以冬夏輒免公上疏請日講如祖宗故事四時不輟又請進講祖訓昭鑒諸書及大學衍義貞觀政要 上皆稱善從之時 今上在東宮睿質長成公兩上疏以國家舊制東宮講學不出八齡請以時出閣臣等規畫儀



節以奏 上以東宮方少未卽從其後二年乃出閣如故事以公預請故也是歲天下大比士于鄉公以有恩詔選貢諸生集太學用祭酒孫公鋌議請增兩京制額各十五人太醫署中故有三皇小像醫令以便宜奉祀其後 世廟從祀醫請作景惠殿于署常以春秋命大臣將事至是公用侍郎王公希烈議上疏以爲三皇繼天立極功在萬世而列于醫師之中使勾芒四佐配享其側于禮不協請毋祠于署而進歷代醫師祀于一堂歲遣醫令以少牢行禮疏入報聞初嘉靖末議定宗藩條例親王無嗣以親昆弟若昆弟之子嗣王不得以旁支請繼已而肅懷王薨嗣其大母定王妃吳氏請以攝府將軍縉熾嗣禮部議縉熾雖定王姪其寔懷王從叔以叔嗣姪不如令有旨以本爵攝府如故至 穆廟卽位又以吳氏疏請有旨如先帝令已又以肅宗人疏請結 上左右爲內主公再疏執奏 上曰肅藩越在遠塞不王無以填之其令縉熾嗣王公又三疏力請以爲朝廷所以布大信者有成憲可尊海內所以安大分者有明旨可守今肅府請封旣達成憲且 二聖明命赫然如一若復從其所請則條例不足遵明旨不足守人



人欲遂其私事事欲更其制朝廷號令何以行于天下疏入上意堅不可回乃進郡王攝府食將軍祿如故其後緡熿竟封爲親王則當時郡封徒以公在訓也自上卽位再郊未舉慶成之典是歲冬至大報以公請舉如故事是禮不行者四十餘年諸司案牘或無可稽考儀文樂節亦多殘缺公乃博訪故老詳核令甲肄習禮儀奏定位次是日百官與宴者咸相忭蹈以爲盛遇矣故事殿廷賜宴五品卿丞若經筵侍從近臣列坐中左門下他卽臺諫史官具列丹墀而道家羽服之流或以六品列坐門下公請令降

列丹墀序于太常祠官之後議者避之是月詔公以本官兼文淵閣大學士入內閣輔政公再疏辭溫旨褒荅不允十二月虜大酋執叛人趙全以獻用運籌決策褒賞輔臣加少保晉武英殿大學士官一子中書舍人賜金幣公上疏辭廕請給曾祖以下一品誥命上不允其辭而從其請于是審理公以下三世祖考皆贈爲光祿大夫少保兼太子太保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三世祖妣皆贈爲一品夫人辛未二月冊封六妃以公充副使賜之金幣公平生志趣雅在守分知止泊于世味嘗從方外逸人受養生之訣



以盛年入相倚藉方隆以居常思歸不甘寵利是年十月累疏稱疾乞骸骨歸田里溫旨慰留者三志不可回疏至四上上重違其意詔以本官致仕賜白金文綺乘傳還里遣行人護送有司月廩四石歲給輿人八名蓋是時甫五十公既退居里第閉關却掃不談世故家無常產又鮮生殖貴至卿相名田不過數頃第舍一區僅蔽燥濕僮僕數人門如寒素居則燕坐一室披閱圖史出而延見生徒論難經義濟南諸儒生及門者二百餘人或不遠數百里負笈以從公卽故湖南書院與立期會部使者慕之下記所司爲諸生供具一時濟上彬彬盛文雅有漢諸儒風而公暇時又召諸同遊故老罷吏家居者月旦會飲或遊山水之間亦頗聲爲樂詩被之絃誦以宣太平之盛四方傳其音節習而歌之公則自嘆曰嗟夫造物不假人以全僕故齊之鄙人幸得以經術蒙上恩遇位至公孤于人臣無兩又得以其餘年優游隴畝享無爲之樂自此以往者假我十年則福出于人間世矣方是時公年鼎盛海內日偵其起卽上及太后亦數數問殷先生無恙語頗聞外廷而公固已與世忘矣萬曆辛巳冬公忽病股腫輒戒門人子弟



趣爲我豫後我其不延明年壬午春公日癯至六月之朔病利下數日不食亦不數語問以遺言笑而不荅至其月八日逝距懸車之日十有二年矣訃聞上震悼輟朝一日賜祭十一壇使使治葬贈太保錫謚文莊

光祿大夫柱國建極殿大學士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贈太保謚文簡豫所呂公調陽

行狀

吳國倫

頃歲文簡公自政府請告南還攜其伯子祠部君道興國省族展墓視其所治新第且與國倫約婚爲遷復故土計徘徊不能去者一月國倫送之富口別焉公執予手曰先少保命諸孫名皆從興者志不忘故土也顧未及遷而下世子甚痛之明年予其家來菟裘於茲矣于時竊視公已有病色然猶與諸鄉長老子弟接強飲食不倦去旣越歲國倫走一使省公則



公病已去體而神氣益王心竊喜之其冬仲子諧計  
吏北上亦迂至興國稍稍視生產存親故蓋公命之  
也問公起居曰亡恙海內蒼生方望公復起越歲未  
兩月祠部君使其從弟興訓以計來矣嗟嗟傷哉公  
姓呂名調陽字和卿別號豫所其先楚興國之大冶  
縣人故居茅潭里洪武軍興籍良家子實伍而公之  
遠祖文勝名在戍籍中五年戊天長六年從戍桂林  
然率易歲一人踐更未有家桂林者家桂林自公會  
大父鑑始鑑娶于劉生綱綱娶于宋生璋自號古愚  
子卽公父綱自少負奇析節讀儒書補郡弟子員尋  
與宋夫人早世而所遺孤古愚公屬在襁褓煢煢依  
劉大母撫而成之弱冠補郡弟子員由貢籍仕爲徐  
聞令徐聞人至今尸祝之又古愚公與其配張太夫  
人並好行仁義里中里中人無不願呂氏滋大者生  
二子長應陽爲郡諸生卒次卽公公之初生太夫人  
夢巨蟒入室益異徵也公生而早慧特達年七歲會  
古愚公遊太學公尚未命名太夫人遣之就塾師持  
周散騎所次千字授公公欣然指律呂句而視其師  
曰茲吾名也因名古愚公聞之大喜曰兒志不凡哉  
稍長受易多所博觀史傳語而爲文益奇比初試卽



爲督學上海潘先生所識拔謂桂林一枝當遂爲國  
棟嘉靖甲午舉于鄉是冬始逆朱夫人歸歸一歲卒  
戊戌從古愚公之徐聞讀書縣解庚子歸自徐聞且  
治裝北上屬聞古愚公得調遂不果北而復之徐聞  
扶侍古愚公還辛丑冬逆張夫人歸壬寅公卒業太  
學聞永康程文恭公方聚徒談名理乃執贄往見文  
恭與語大奇之公因僑寓隆福寺下帷三年蓋自師  
事文恭公日益崇性命之學一切聲利不入其心甲  
辰一未兩試皆不第或勸之仕輒謝曰士不難仕而  
患學不優人益知公有大志庚戌舉進士廷試一甲

第二人授翰林編修公雖以文學魁天下爲天子  
史臣然自視逡循一韋布耳辛亥迎古愚公暨太夫  
人就養京邸每尚食公執匕筋張夫人進羹湯曲極  
誠欵二尊人悅之其冬二尊人夜寢中煤毒公從夢  
寐心動若有人掖之起者起而排闥入視則二尊人  
僵卧幾不能喘息公自激清冷水數斗沃之始甦人  
以爲孝感云癸丑以編修秩滿受封父爲文林郎母  
爲孺人是秋公以二尊人思鄉土上書扶侍而歸歸  
踰一歲意猶戀戀不忍去庭幃二尊人以大義趣之  
乃復如京師共史職丙辰春會試上命爲同考官



所取多海內名士時分宜柄國士多附其黨而躡至  
公卿者公獨固謝不往而分宜卒亦無所加公丁巳  
奔父喪巳未又喪太夫人公哀瘁骨立馘在草土者  
五年雖親暱罕見其面壬戌服除起家取道過大冶  
省族爲文祭其五世以上諸祖墓而後還京癸亥稍  
遷國子司業乙丑擢春坊諭德典內制隆慶改元擢  
南京國子祭酒尋改國子祭酒是冬擢南京禮部侍  
郎遇 莊皇帝覃恩錄蔭一子戊辰改禮部巳巳改  
吏部尋以吏部左侍郎兼翰林學士掌詹事府事辛  
未 上命副少師江陵張公主會試得鄧以讚等四

百人巳卽奉命教庶吉士公凡三任成均率以其身  
爲型範先德而後執右愿慤而左智能以故出其門  
者多名實純美足爲公家賴其由少宗伯以上日侍

莊皇帝經筵每爲講輒先齋沐期以精誠悟 主

往往緣傳經傳開列古義以爲時政規 上亦時時

嘉悅之暨修 世廟實錄稽載精覈足稱一代典謨

不獨以良史才自見壬申拜禮部尚書典禮多所釐

定諸藩王外戚中常侍有所踰制而希 上恩數者

一切議罷而諸曹郎吏亦莫不廩廩奉其職會 莊

皇帝晏駕公從哀次條奏諸大禮頒布行之中外翕



然稱善是夏 今上卽位 上幼冲方嚮意問學知  
公宿學大儒進文淵閣大學士協贊機密備顧問蓋  
公素以忠朴受知少師公故少師公首推轂公而  
上卽首任之爲天下望及在政府又與少師公同心  
體國興致化理 上嘗親書大字賜公其一曰樞機  
克慎其一曰同心夾輔喜起都兪之風于時再見萬  
曆甲戌 上命主會試得孫鑛等三百人是年修  
穆廟實錄成 上加恩晉武英殿大學士少保兼太  
子太保仍禮部尚書 誥贈曾大父鑑大父綱父璋  
竝如公官妣皆一品夫人妻張氏累封一品夫人丙  
子公以一品秩滿 上又加恩晉建極殿大學士少  
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錄蔭一子中書舍人是年  
伯子興周舉於鄉明年丁丑舉進士公入相凡六年  
遇 上優禮師保每見稱不名上殿不趨及諮訪大  
政多稱 旨輒降溫諭褒之屢遣祀 郊廟先師孔  
子暨上 兩宮徽號大婚嘉禮以及納款獻俘諸盛  
事公皆協恭贊成之無一不當 上意而所受 上  
恩賚殊特非先朝宰輔所嘗蒙至于金錢文綺輿馬  
什器之賜及夫大官傳食中使慰勞尤不可勝紀公  
居恒自念遭遇非常不能圖報萬分之一會病肺久



而足又患痿徒履漸不自勝顧恐一日負主未忍  
言去至戊寅秋公見皇上年日盛學日新朝政次  
第修舉又自度病寢劇恐歸不及首丘喟然嘆曰惟  
幄非病臣素食地也因上書乞骸骨書屢上上屢  
固留之而求去益力書至十上乃得請上徐遣御  
醫視藥行人護行時與周爲祠部郎亦自上書請得  
扶持其父上許之仍賜內帑金百金文綺二襲且  
詔乘傳以往曰卿歸幸善休沐尋當召卿矣公歸里  
居一年疾稍平祠部君又得在告侍養會仲子興齊  
舉于鄉公且喜且懼曰吾家世受國恩而不世篤

忠貞報之非人臣也卽非人子也吾德矣兒曹其毋  
忘忠貞之訓是冬十二月廿八日公晨起猶對客食  
飲如常旁午病忽作口噤不語越三日爲庚辰元日  
公自起櫛沐坐正寢而逝訃聞上甚悼之爲輟

朝一日詔禮卿頒諭祭十一壇冬卿營宅兆太宰議  
贈贈太保仍錄廕一子中書舍人輔臣議謚謚文簡  
諸卹典視常數有加公生平深沈簡諒內辨而色溫  
于人不輕喜怒事不輕可否而人亦無所用其間以  
嘗之論學本倫理立朝重名節爲詩若文古雅廓宏  
不涉蹊徑性尤喜澹泊雖被蟒玉未嘗去澣衣又門



無私謁雖故人邑子不得妄陳一辭乃其所與少師  
公斟酌元氣總理萬幾事又在禁密非外臣所得窺  
而公且樹一士惟恐見知急一人惟恐見德人故益  
無所藉以頌公卽祠部君嘗語予鄉者平古田及懷  
遠府江兩大捷皆公石畫先之而使建議視師者尸  
其功大臣休休無他技信夫吳國倫曰初呂氏以戌  
入粵何孳孳也乃一日而四世稱相臣遂爲粵西華  
胄豈其先陰德厚乎若文簡公父子相繼欲反於楚  
則又明於禮樂也已禮不忘本樂樂其所自生公其  
自托于五世反周之義乎予故狀其大者如此公生  
正德丙子二月十八日距今六十有四年



資德大夫正治上卿太子少保禮部尚書

淵閣大學士贈太子太保謚文端南宇高公

儀墓誌銘

呂調陽

隆慶壬申五月 先皇帝疾大漸 召三輔臣受

顧命南宇高公方針病聞 詔強起屬哀增劇越月

念三日竟不起未及光輔新政天下惜之公諱儀字

子象別號南宇世籍杭之錢塘高祖南山公德銘始

居今東花園里曾祖商隱公源祖樂靜公富父東園

公鉞並以隱德聞而樂靜東園則皆以公貴贈資政

大夫如其官母徐贈夫人正德丁丑十月三日東園



公夢于肅愍而生公公穎異慕于公之爲人亦每自負嘉靖庚子以易中浙江鄉試第六明年舉進士二甲第一人改庶吉士嘗試文淵閣賦見者驚賞遂有聲館閣間癸卯授編修時柄臣某方寵倖傾中外悅公嫺文藻欲羅致門下數遣子及門風指公拂其意遂大銜忌而名行蒸蒸益起隱然負當世之望矣丁未同考禮闈戊申予告歸比還與修國典壬子疏乞終養適莊皇帝在潛邸將出講學所司奉世廟旨慎選儒臣充講幄首公詔下會東園公訃至奔歸歸而徐夫人又卒居父母喪守制里中四年浙人趙通政者爲柄臣狎客得視師浙中藉勢驕橫於鄉里諸謁者旁趨治屬視之公弗往也趙旣先公乃報謁中馳入獨抗禮無所詘趙亦不能有加於公丁巳陞右中允管國子監司業事而嚮通政者已官尚書屬其甥國學舍中令母卒業而超銓也數款曲致謁公固不可趙恚語人曰何物司業乃爾尊大耶然竟亦不能有加于公久之陞侍講學士掌南京翰林院事居南都又幾三年會柄臣以罪罷去遂用僉議陞太常寺卿管國子監祭酒事甲子陞禮部右侍郎明年轉左又改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教習庶



吉士尋掌院事丙寅陞禮部尚書仍兼學士 世廟  
 方嚮意用公會崩不果先是朝儀久曠故籍散失隆  
 慶改元始設展寧臨羣臣奉祝冊謁 宗廟具 法  
 駕郊見 上帝幸辟雍釋奠講經諸大典禮咸倚辦  
 春曹旦暮待報無從考質公以其意酌今昔之宜修  
 舊起廢燦然明備無不當乎人心舊制合享天地以  
 日月從嘉靖中乃分建四郊于是中官有請合祀復  
 洪武舊制者公固不可曰洪武初不分祀乎即分亦  
 舊制也何必改作竟寢其議或問合享非歟公曰無  
 論非是奈何令中官得與外庭未議衆肆之 孝烈

不令

中官

外議

請早建儲

皇后先以保護功附 主 世廟公奉遺詔議遷  
 主內殿而附元配孝潔秩然足垂一代彝典他如王  
 薛文清從祀革張真人道號及諫免舊邸之遊幸停  
 取光祿之羨銀金關切大體詞謙義正讀其疏者無  
 不稱服 上方五齡公數引漢有司蚤建之議抗疏  
 力請 國本乃定又議請親賢講學覽奏召對諸疏  
 皆見嘉納公典禮三年紀法無不行者然故多病不  
 任勞丁卯秋乞休致疏七上咸 優詔勉留己巳冬  
 復懇疏乞骸骨先後凡十二上乃得請以典禮勞加  
 太子 你賜馳驛傳歸輔臣言官交章留公僉謂公



可大於是公去而望亦滋重矣去之逾年先帝  
以今上在東宮且出講學念先朝耆舊可備保  
傳無踰公者詔起公於家辭不許乃單車就道壬  
申春三月朔奉詔日侍今上講讀于文華東序  
夏四月進兼文淵閣大學士公負望久數病數起晚  
而大用中外方想望風裁而溘焉逝矣傷哉訃聞  
天子震悼賜恤甚厚命以一品禮葬祭廕于中書  
舍人謚曰文端公體貌魁梧而性簡寡言笑每定大  
謀斷大義羣情指顧閒徐出一二言決之切中肯綮  
其雅飭如書生自視恂恂無他技及見權勢炫赫

羣然風靡者若無有也雅恬素絕紛華珍玩之好家  
不畜姬媵獨文史自娛人官三十年世業無所增加  
舊第既火終公之身未嘗營創再歸即皆假館於人不  
以爲意卒而發篋不給斂具門生故吏爲歎泣下  
公平生不爲餽遺干謁人亦無有能餽遺干謁公者  
古稱社稷臣招之不來麾之不去蓋其風度如此  
明興以來錢塘著稱者肅愍暨公其人品位望相埒  
然肅愍遭遘不辰公業雖未究而完名令終過之夢  
徵固不虛也詩文若干卷藏于家其孝友著在家乘  
不書公享壽五十有六配鍾封夫人子男一卽循學



光祿大夫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贈少保謚文莊馬公自強墓誌銘

張四維

關中古都會地當漢唐代蟬聯樞揆不可勝紀顧自明興來名臣碩卿勲伐相望獨未有叅政地者迨萬曆戊寅馮翊馬公始由太宗伯承麻拜云公負公輔望久當是時以舊學受 眷知 上所注意甚厚海

內士咸訢訢謂關陝地霧二百年始發于公必且抒所素蘊以協贊 中興偉烈不偶然也俄而公被末疾以歿吁可悲矣公姓馬氏名自強字體乾別號乾



菴陝之同州人也自其先世居州城南之馬坊頭有  
 諱和卿者生克敬克敬生馴太學生公高祖也曾祖  
 文祖通知博野繁峙二縣父珍宛平縣丞母李孺人  
 自曾祖而下咸以公貴贈光祿大夫太子太保禮部  
 尚書文淵閣大學士妣皆贈一品夫人初李孺人方  
 娠公夢龍遶室宛平公亦夢南極老人以緋衣兒來  
 送比公生頭角嶄然不類凡子父母奇之幼警悟自  
 知學授章句即解其大義十歲能文年十四補郡庠  
 弟子員嘉靖庚子舉陝西鄉試第一聲名籍甚顧屢  
 上春官不偶益潛心下帷精進不懈已復携羣弟子

修業於太華山之青柯坪癸丑登進士選翰林庶吉  
 士故事吉士年長者總挈諸務曰館長人多匿年避  
 之公年在數人下獨不避諸所綜理咸盡善愜於衆  
 心前後鮮及之者乙卯授翰林院檢討甲子滿九載  
 陞修撰是時重錄永樂大典被命為分檢官丙寅丁  
 父憂丁卯以重錄大典書成加侍讀己巳服闋起司  
 經局洗馬管國子監司業事庚午回局兼翰林院侍  
 講充經筵講官纂修 肅皇帝實錄是秋典應天府  
 鄉試公品校精審凡三為會試同考官及是榜所錄  
 士咸稱得人陞國子監祭酒公見科條漸弛失教學



初意毅然以振飭自任首按事不逞習為姦利事者  
剗剔積蠹悉取 累朝訓典申明之絕請託抑躁競

勵學官日以正學廸諸生於是成均中爽然易觀聽  
焉時生徒大集有需次經年不及撥歷者公上疏請

損諸司歷事期而增其名額諸生有貧困不能自給  
者輒周之故士初憚公已無不愛且敬者辛未陞詹

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尋掌院事是時  
上在東朝言者請妙簡端方士備輔導故遷公宮尹

壬申 上出講學遂以公為講讀首臣公念 上方  
冲齡凡所進講不為微文與義務取目前易省事款

款曉譬冀有所感動儀度端詳音吐洪暢 上聞而  
甚悅以告 穆考有時講退于幄後嘖嘖嘆美眾咸

聞之陞詹事兼教習庶吉士 上登極擢禮部右侍  
郎充日講官尋轉左掌詹事府事丁繼母張氏憂歸

上時時念之嘗與元輔張少師言公所講解易省  
久之又特問公服將闋未也乙亥守臣以公服除聞

詔添註詹事府以原官協理府事充實錄副總裁日  
講如故抵京陞吏部左侍郎會禮部尚書缺廷推以

公名請 上遣中使問閣臣尚書兼日講否張少師  
為言講臣須清心專慮而禮卿部務煩重勢不得兼

為言講臣須清心專慮而禮卿部務煩重勢不得兼



狀乃陞公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罷日講仍充經筵講官蓋特命也時宗藩繁行諸請名封婚祿歲以千計中多詭冒乖越而先後條例亦自相牴牾以故王府科宿猾習其穴竇交結諸藩徭役出入爲奸莫可究詰公一一清其源本擇條例協于情法通行無碍者爲準其一時有爲而設彼此刺謬者悉屏去之今禮部新題更定宗藩條例多公所具藁也法守既定乃斥汰諸積胥之尤無良者凡王府章疏至必親爲裁決隨榜之部門明示行止由是諸掾隸無所索賄公宇肅然隆慶間嘗罷張真人封以提點世其祀及是提點來朝請復封公寢其奏提點固請不已公上疏歷陳其不可且請嚴社黃緣請乞之隙無啓倖門語甚剴切初北虜通貢市儀部所議爵賞有定額矣乃虜欲無厭歲請寢溢額公明其非計請申明初約凡一切額外乞求令邊臣勿復通令甲所載文武大臣卹典節年條例增煩予奪靡準公審詳叅校議爲畫一之法奏之報可著爲令丁丑知貢舉一世廟實錄成加公太子少保戊寅三月進太子太保文淵閣大學士入閣辦事公雅有康濟志以古人自期待感幸知遇夙夜孜孜矢有以自效會偶疾不愈竟



卒距其生正德癸酉得壽六十有六耳計聞 上悼  
惜深至輟視朝一日賜賙賻舍襪之具甚渥贈少保  
謚文莊加祭至十一壇廕一子中書舍人遣行人護  
柩還工部主事督修塋兆凡所爲哀榮卹終之典視  
禮臣所議悉加厚焉蓋 上所惓惓注眷公者其恩  
禮始終不替益篤如此惜天不假公年不及大究厥  
用爲可恨也公隆顴方頤鉅耳豐背舉止凝重儼然  
山立見者知其正人其操尚端諒凡立身施政務行  
心之所是不欲一毫苟徇於人兼容博愛發於至誠  
見一人一物不得其所必疚然思爲濟之故平生卹

困周急惟其力所可爲如恐不及見不善蹙額若將  
免已人有片長寸善汲汲樂與之自以爲不如也蓋  
其德宇淵宏造詣深邃誠心直道貫乎表裏始終無  
間然矣性篤孝爲諸生時李孺人病陷危齋心祈神  
祐姪應第者弗知也夜夢神告之曰語若叔而祖母  
數定矣其精誠感通如此事父宛平公樂志承顏備  
極無方之養居喪孺慕有烏鳥數百旦夕翔集其廬  
人以爲孝感所致云公配李氏累封一品夫人子男  
二人怡舉人慥進士兵部職方司主事







